

# 萬聖節的精靈

·黃雨欣·

露露是一個在德國讀小學五年級的中國小姑娘，因為德語並不是她的母語，所以經常會出現德國孩子不容易犯的語法錯誤。然而，她在作文裡不經意間流露出的東方情結卻總是令老師和同學們耳目一新。

萬聖節後，老師在課堂上佈置了一篇作文，規定的題目是：1. 記一次難忘的聚會；2. 記一次難忘的郊遊。要求內容充實、字數不限，一個小時之內完成。同學們或凝眉苦思或埋頭書寫，唯獨露露，一雙水汪汪的黑眼睛茫然地望著窗外紛飛的落葉出神，顯然，小姑娘此刻的心思根本不在作文上面。這幾天，她的同桌尤里安的座位一直空著，每天放學後，露露都會主動把當天的習題送到尤里安的家裡。‘萬聖節已經過去了，也不知道他的傷腿什麼時候才能好……’

‘露露，不要走神，再不動筆可就沒時間了！’

老師的提醒打斷了小姑娘的遐想。

下課鈴聲響起的時候，露露也完成了她的課堂作文。她知道這次老師肯定不會給她好的分數，因為這篇作文和老師的命題毫無關係，竟是什麼《萬聖節的精靈》，只見她繪聲繪色地寫道：

‘小朋友們盼望的萬聖節隨著秋天的落葉降臨了，那些平時藏在樹林、草叢中的白色精靈們提著南瓜燈蹦蹦跳跳地跑了出來，他

們化作一陣微風，有時淘氣地吹落老先生的帽子，有時又去安慰老夫人的面頰。到了晚上，他們又去敲小朋友們的房門，擠眉弄眼地討要糖果吃。面對可愛的精靈們，就連最小氣的孩子也會大方地獻出最心愛的糖果，不知是誰說的，在萬聖節裡，精靈們的要求是不能拒絕的，因為這天是他們的節日啊。

在這個萬聖節裡，有個平時最淘氣的精靈突然生病了，眼看著同伴們嘰嘰喳喳地上路了，他只能孤單地躺在山洞裡，一想到晚上他不能跑去敲小孩子的房門了，就很難過，不是為討不到糖果吃，而是一年沒見小朋友們，也不知他們又長高了沒有。這時，采蘑菇的麥先生走進了山洞，麥先生也不知有多老了，鬍子眉毛都是白色的，在精靈們眼裡，麥先生就是一個老神仙，過去就是他經常把麥先生的帽子吹跑的，害得麥先生滿山遍野地去追。由於生病，小精靈已經沒有了幻化的能力，麥先生看到了他，憐愛地把他抱在懷裡，喂他吃了一些神奇的草藥，小精靈的病很快就好了。麥先生慈愛地說：‘去找你的夥伴吧，小朋友們晚上還等著你敲門呢！’小精靈歡快地跑走了，他又可以對老先生們淘氣，又能扮鬼臉逗小朋友們開心了。

我的同桌尤里安就是我的小精靈，每年的萬聖節裡，他都裝扮成白色的精靈跑來敲

我的房門，我總是為他準備很多好吃的糖果等著他的到來。第二天到學校時，他邊剝著從我那裡騙來的糖果邊衝我得意地壞笑，其實每次我都能一眼將他識破，可我一直沒有告訴他。今年的萬聖節我想尤里安肯定不會來，他踢球摔傷了腿，已經好幾天沒來上學了，可我還是為他準備了更多的糖果，因為我希望他早日康復，儘快回到我們中間來。

萬聖節的晚上，敲門聲照常響起來，我開門一看，只見一個白色的精靈站在門外，擠眉弄眼地向我討要糖果，精靈的腋下夾著一根柺杖……

第二天的德文課上，老師拿著一摞作文本走進了教室，她掃視了一眼全班同學，然後，將潮濕的目光定格在露露忐忑不安的臉上，緩緩地說：

‘親愛的孩子們，這次的作文大家完成得很好，可是有一篇優秀的文章卻沒能得到分數，我不給她分數的原因並不是她沒有按我的要求去寫，而是我覺得，分數隻能衡量文字水準，卻無法衡量孩子純淨善良的心靈，這次作文全班得到高分數的同學有很多，可得到鮮花的卻只有一個，那就是露露！’說著，老師從外衣胸前拿出一枝用透明紙仔細包裹著的玫瑰鄭重地交給露露，接著說：

‘所以，我給這篇作文的評語是：bravo！（多好啊！德語帶有歡呼的感情色彩。）

# 這個世界我們曾經來過

·李新紀·

這個世界是上帝創造的，是我們神話中的祖先開天闢地創造的。

歷史的長河流過了千百萬年，終於流到了20世紀。

20世紀中葉我們來到這個世界。

當我們來到世界的時候，充滿了熱情要改變這個世界。在快要告別這個世界的時候，我們才發現，我們改變世界了嗎？沒有！頂多是改變了自己。

於是，我想起了倫敦韋斯特敏斯特教堂地下室裡的那段著名的墓誌銘。

‘當我年輕的時候，我的想像力從沒有受到過限制，我夢想改變這個世界。’

當我成熟以後，我發現我不能改變這個世界，我將目光縮短了些，決定只改變我的國家。

當我進入暮年後，我發現我不能改變我的國家，我的最後願望僅僅是改變一下我的家庭。但是，這也不可能。

當我躺在床上，行將就木時，我突然意識到：如果一開始我僅僅去改變我自己，然後作為一個榜樣，我可能改變我的家庭；在家人的幫助和鼓勵下，我可能為國家做一些事情。然後誰知道呢？我甚至可能改變這個世界。’

最近(7-7-2024)，在zoom上參加了一位大學女同學的葬禮追思會，見到了很多久違的老同學老朋友。每一個與會的人都把逝者當成朋友。甚至有一種感覺，她就是我們這一代人的楷模。她曾是我們這群人中最理想的人。聽追思會上的發言，實實在在地是在栩栩如生的回顧著我們這一代人的人生，感受著我們來過的世界。

## 1. 這個世界沒有平等

上帝造人，生來人人平等，剛一出生，沒有高低貴賤之分。然而，人生的經歷告訴我們不是這樣的。這個世界沒有平等。

我們來到這個世界時的理想就是要改變這個不平等的世界。

我們不知道，很久以前就有人想過了要改變世界的不平等。人類自古以來就夢想著：要有一個平等的‘理想境界’，一個‘新天新地’，一個‘極樂世界’。

我們的到來，是在哪個被稱為歐洲上空飄蕩著幽靈之後的100年，到來的時候幽靈已經成為了現實，席捲了地球上積最大的板塊。在席捲的年代裡，是講階級，階級鬥爭的。一個‘出身問題’，像窮窟窿一樣套在每一個中國人的頭上。一大堆概念，剝削，壓迫，鬥爭，流血，戰爭一股腦地湧來……。在還沒有辨別能力的年紀，就被告知什麼是絕對的正確，什麼是天生的邪惡……。

說到階級鬥爭，遙遠的記憶裡充滿了血雨腥風，紅旗獵獵招展，大喇叭聲刺耳的響著。革命，或不革命(To be or Not To be)成了每一個人躲不開的選擇。那會兒是大躍進時期，那會兒是文革年代，人生剛剛開始，你不得不面對這些。

記得在《鋼鐵是怎樣練成的》一書中，有這樣的話：保爾來到他的犧牲的戰友的墓前默想，懷念那些戰友，他們是‘為了那些一出生就是奴隸的人不再做奴隸’而獻出自己的生命的。到了文革時，不再做奴隸的人的下一代卻要‘鞭打’同齡人——他們中有很多人還是自己的同學呢，把他們做為奴隸一般地對待。難道這就是我們初衷的理想嗎？

非要把一些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才叫革命？我不知道。當時的解釋是，階級鬥

爭是不可調和的，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用列寧的話說，二個人打架，在沒有最後結果之前，你怎麼評價你打出的每一拳，哪一拳必要，哪一拳不必要？於是，打出的每一拳都成了必要的了。

而當時的‘我們’恰恰同學少年，趕上了潮流，以為可以飛流直下三千尺，能夠闖個疑是銀河落九天了。

我們要改變這個舊世界，要創造一個理想中的新世界，這個美好的理想激盪每一個人。

……(此處略去幾百字，時間飄過了幾十年)

多少年後，不少人做了‘反省’，還有人做了道歉，反省自己當年的魯莽和幼稚。哪一代人沒有年輕時的魯莽和幼稚呢？

而今天，這個世界的某些後來人總覺得自己比前人聰明，把我們一代人說成有‘有罪’，這公平嗎？

這個世界是沒有公平和平等的。

如果說，人類社會是螺旋式向上發展的，我們經歷過的‘烏托邦’式的，追求平等的鬥爭是很久以前的人們曾經追求過的，我們只不過是走了前人走過的路，那麼，我毫不懷疑人類

不會放棄自己初衷的追求。當這種追求再次來臨之際，人們應該少走很多彎路，不在把不同意見的之間的鬥爭比作二個人在打架，每一拳都是必要的。我們將會很欣慰。說不定，真的會有平等世界的到來。

## 2. 真理大多是相對真理

人的一生都在探索真理。其實，我們知道的真理大多是相對真理，沒有那麼多絕對真理。除了神，如果誰強調自己說的是絕對真理，那一定是個騙子。

幾年前，網上流傳著一段馬克思和馬克斯的對話，儘管這個對話是人們杜撰的，但是，這段對話卻引起了我對真理相對性和工人階級先進性的思考。

當年馬克思說，‘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髒的東西’。

而馬克斯說，‘剝削來自權力，而非資本，沒有權力撐腰的資本只會討好顧客和員工，哪敢自己妄為？’

這二者之間差了150年。讓我們看看150年間發生了什麼？

當年馬克思講資本是‘骯髒的東西’的時候，工人階級可是馬克思倚重的‘最先進，最革命的’的一群人。資本家手裡有了資本，掌握生產工具，工人只能提供勞動力。資本家通過擰取剩餘價值獲利，賺的盆滿鉢滿。工人的命運是悲慘的，工人通過工會團結起來和資本家作鬥爭，來保障自己的基本利益。馬克思跟工人說，資本是骯髒東西，要剝削你，必須起來鬥爭為了自己的生存。於是，工人就動員起來團結起來了。其實，工人首先是人，人有基本生存需求。若為了基本的生存都不得不拚命的話，那拼起命來來戰鬥力一定強。這就是馬克思主義掌握了工人階級的結果。那個時候工人階級的人是大多數，大多數人也是人，是人就有罪性。為了自己的利益，人與人之間要發生爭鬥，國與國之間要發生戰爭。二戰時期的德軍，基本都是工人階級組成。它為什麼要對工人階級的祖國——蘇聯發起進攻呢？侵華日軍的士兵也有很多工人階級，他們在南京，在中國各地絕對不對中國工人講階級感情，而是手從不手軟。說‘工人階級’沒有祖國，

我的房門，我總是為他準備很多好吃的糖果等著他的到來。第二天到學校時，他邊剝著從我那裡騙來的糖果邊衝我得意地壞笑，其實每次我都能一眼將他識破，可我一直沒有告訴他。今年的萬聖節我想尤里安肯定不會來，他踢球摔傷了腿，已經好幾天沒來上學了，可我還是為他準備了更多的糖果，因為我希望他早日康復，儘快回到我們中間來。

萬聖節的晚上，敲門聲照常響起來，我開門一看，只見一個白色的精靈站在門外，擠眉弄眼地向我討要糖果，精靈的腋下夾著一根柺杖……

第二天的德文課上，老師拿著一摞作文本走進了教室，她掃視了一眼全班同學，然後，將潮濕的目光定格在露露忐忑不安的臉上，緩緩地說：

‘親愛的孩子們，這次的作文大家完成得很好，可是有一篇優秀的文章卻沒能得到分數，我不給她分數的原因並不是她沒有按我的要求去寫，而是我覺得，分數隻能衡量文字水準，卻無法衡量孩子純淨善良的心靈，這次作文全班得到高分數的同學有很多，可得到鮮花的卻只有一個，那就是露露！’說著，老師從外衣胸前拿出一枝用透明紙仔細包裹著的玫瑰鄭重地交給露露，接著說：

‘所以，我給這篇作文的評語是：bravo！(多好啊！德語帶有歡呼的感情色彩。)

二〇二四年  
北德州文友社專欄

北德州文友社  
第五期讀書會

主題：《人世的枷鎖》  
W. S.毛姆，文學大師  
還是名過其實的二流作家？

講員：武陵驛

時間：

澳洲：11/24/2024 10am

美中：11/23/2024 7pm

美東：11/23/2024 8pm

美西：11/23/2024 5pm

zoom ID：397 397 7793

Passcode：168

講員簡介：

武陵驛，左手哲學，右手文學，眼中的瞳仁是神學。澳大利亞華文作家協會(ACW)會長。ACT神學碩士。聖公會牧師。小說散文見於《江南》《長江文藝》《廣州文藝》等刊。入若干選本。詩歌見於《創世紀詩》等。評論偶見於《文訊》等。出版小說集《水蜘蛛的最後一個夏天》《騎在魚背離去》和《敲頭人》。

社長王曉丹

Email : ntcls888@gmail.com

網站 : www.ntcls.net

Facebook :

<https://www.facebook.com/NTCLSPage> (直播)

<https://tinyurl.com/FBntcls>(社群)

2024年第五期讀書會

主題：《人世的枷鎖》

W.S.毛姆，文學大師還是名過其實的二流作家？

主講人：武陵驛

人生最大的悲劇，不是人的滅亡，而是人們不再相愛。

人類之所以進步，主要原因是下一代不聽上一代的話。

從一塊地毯發現人生意義的悖論。

——毛姆——

講員簡介：

左手哲學，右手文學，眼中的瞳仁是神學。澳大利亞華文作家協會(ACW)會長。ACT神學碩士。聖公會牧師。小說、散文入若干選本，詩歌及評論見於著名刊物。小說集《水蜘蛛的最後一個夏天》《騎在魚背離去》和《敲頭人》。

主講 武陵驛

11/23/2024

美中 7 pm

8 pm

5 pm

澳洲 10 am (11/24)

Zoom

ID : 397 397 7793

Passcode : 168

北德州文友社主辦

[www.ntcls.net](http://www.ntcls.net)

車工業就競爭不過德日，使得底特律的資本家為了利潤，不得不把很多生產線轉移到生產成本低的國家。但是，卻不得解僱工人。看來美國的工人階級真的不用武裝起義，用罷工要求漲工資就能‘埋葬’資本主義了。而中國的資本家曹德旺和美國的資本家馬斯克不喜歡工會，不喜歡這個矛盾調和物。馬斯克讓自己的工人持有股份，當工人覺得自己也成了主人，不靠工資靠分紅，讓工人也有了變成資本家的衝動。那二個競選老傢伙更是跑到工人裡表示支持，都很看重大工人的選票啊。

總之，眼花繚亂的世界變化讓你對過去的金科玉律發生了懷疑。唯一不變的是，揭示新規律的相對真理不斷出現，不斷地碰撞，推動著世界的發展。

## 3. 她走得很平靜

十年前的2014年，我們的一位北大校友虞和曾走的時候，很平靜。我的這位同學與虞和曾是來美國之後認識的，是很好的朋友，認識了大約20多年。虞和曾在萬維博客的筆名是寡言，寡言的離去在萬維博客引起了很大的關注，我的這位同學以萬維特約稿的形式寫了《寡言與多言》，被認為是介紹寡言最深入的文章而引起了注意。

她在介紹寡言的文章中說：